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报告政府

韩少功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非外借

经典名家小说文库 谢有顺 主编

报告政府

韩少功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报告政府 / 韩少功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8.6

(精典名家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212-0089-8

I . ①报… II . ①韩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4895 号

报告政府

作 者: 韩少功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精典博维·肖 杰 马延利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5

字 数: 72 千字

印 张: 5.875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089-8

定 价: 3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报告政府 ... 1

重新生活（代后记） ... 177

报告政府

那天晚上闷热。警察把阿龙送进2号仓，把我带到9号仓。我还在回想阿龙刚才回头时恐怖的眼光，就听到一声大喝：“进去！”

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，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。我在黑暗里摸索，瞳孔好一阵才慢慢适应昏黄光雾，渐渐看清了这里的砖墙。房子高得像一口方方的竖井。沉淀在井底的一些活物醒过来了，纷纷坐起来，或者站起来。二三十颗人头中，年轻人居多，也有几张皱纹脸。他们大多剃着光头，目光一齐落在我身上，透出一种发现猎物时的饶有兴趣。

“又来了一盘菜。”有人打着哈欠。

“带了什么危险品？”这句话像是问我。

我摇摇头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摇。

“你是不是冬瓜头的人？”

我还是摇摇头。

没有人踹我一脚或者给我一耳光。这就是说，我刚才摇对了。也就是说，刚才这些话确实是问我的。

有人拽走了我腋下的棉毯。还有人开始翻我的衣袋，又在我的腰身和胯裆里摸了两把，一直捏到我的脚跟。他们肯定很失望，就像刚才搜我的警察一样，一边搜一边骂骂咧咧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我此时真希望身上复杂一点，比方有成千上万的赃款被他们一举查获，起码也要有点凶器或者白粉什么的，让他们搜得顺心一些。我固然清白无辜，但总不至于乞丐一样可怜吧？

可惜，我眼下偏偏就像个乞丐，很没面子，很没内容，只有刚领到的旧棉毯，一支牙刷也只剩半截。警察警惕一切金属物品，担心牙刷把也可以磨尖，长度足以

抵达心脏，只给我一个没把的牙刷头。

“脱鞋！”这一命令好像也冲着我来。

我的鞋子肯定也让他们扫兴。鞋底里没有什么夹层。一双胶鞋不是什么名牌，好几个月没洗了，一定臭气冲天。

“对不起了，各位兄弟，我今天什么也没有，很不好意思。不过，过几天家里人会来看我的。我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各位失望。今天请你们多多包涵……”我的声音哆嗦。

“还懂规矩嘛。”一个小脑袋对我阴阴地一笑，“不过你今天搅了老子的好梦，早不来晚不来，老子一梦到表妹你就来。”

这能怪我吗？

但我得为此事抱歉，得为此点头哈腰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光头，没见过这么多邪恶的笑。也许是太拥挤，还刚进夏天，他们全光着油汪汪的大膀子，喷出一团团

酸汗气，像一种半生半熟夹须带毛的咸肉刚出蒸笼。他们生活在蒸笼里，脾气想必高热和膨胀，哪怕是一句好话出口，都是凶狠狠的烙人。目光这么一盯，就能在我的身上戳个洞。咧开大嘴一笑，热浪就能在我脸上燎起火泡。想一想，这些阎王爷要收拾我的话，那还不就是捏死只蚊子？

“各位兄弟，各位大爷，我确实是冤枉，确实倒了大霉。是他们抓错了人。我不过是偷看了一下妓女。”

“这家伙偷看妓女！”有人大叫一声，引起再一次哄笑。

“我身体不好，从小就贫血，三岁得过脑膜炎，八岁得过肺结核，十八岁时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。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……”我信口胡编，想引起他们的同情。

“少啰唆，你在外面打什么工？”

“记者，实习记者。”

“那你是大学生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偷了文凭吧？”

他们又笑。有意思，记者也坐牢，教授也坐牢吧？什么时候抓几个教授来，让我们也听听教授放屁，看是玫瑰屁还是茉莉屁。有人这样说。

二

我注意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，一直伏在大床台的那一端，旁边有两个人正小心侍候他，一个给他打扇，另一个在他背上按摩，把他侍候得皇帝一样，只差没站上几个太监和嫔妃了。这个人一身精瘦，撅着颗小屁股，背上和胳膊有刺青文身，是梅花或鳄鱼什么的。一只眼混浊不明，还有点斜视，因此两眼放出的目光处于交错状态，一道正面射过来时，另一道朝右上方斜过去了，

照管着墙上一个堆放杂物的隔板。我注意到，犯人们笑过以后都把目光投向他，似乎在恭候脸色和指示。

他懒懒地哼出一句：“说话乖巧，鹊子嘴。会唱歌吧？”

我不知道他交错的目光到底是在看哪个方向。

小脑袋立即冲着我大吼：“问你话呢！聋了？”

“是问我吗？”

“当然是问你。”

“是问……唱歌？”

“就是！问你能不能唱歌！快说！”

“能，当然能。”

“唱一个听听，唱那个……莫斯科。”

床上又丢来一句懒懒的圣旨。

我还是犯糊涂，不仅没法对接发令者交错的目光，而且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莫斯科，是指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枪战片突然切换成烹调节

目，夜总会里冷不丁分发儿童课本，一定是视频信号乱套了。但几个犯人不容我检查视频，又冲着我大吼：大哥要你嚎春，你耳朵打蚊子？你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？是不是要我们给你提提精神呵？……有人揪住我的耳朵，朝我屁股踢了一脚，让我把腰伸直一点，把胸挺高一点。他们只差没有塞来一支话筒并且升起大幕。

可这哪是唱歌的时候？哪是唱歌的地方？这里没有舞台也没有伴奏，甚至没有一口干净清爽的空气。这还是在地球上吗？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是否知道我在这个鬼地方？这还是在人世上吗？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此时正在何处？一天来的逃跑、抓捕以及审讯过去了，录像带快进式地让人眼花缭乱，我突然定格在这昏暗的灯光下，一头扎进这个汗气滚滚的蒸肉堆里，已经身软如泥和心如死灰，哪还有心情走向莫斯科手风琴声声的郊外？

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

只有树叶在沙沙响……

我不能不唱，不能不打开僵硬的口腔。眼下就算是要我在粪池里扎猛子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也只能闭着眼睛捏住鼻子往里扎了。我的音色和腹部共鸣一定镇住了他们，刚唱出两句，斜视眼就眼睛眨巴眨巴，一条缺水的鱼，在歌声的滋润和浇灌之下重新有了活气。他兴冲冲地在床上一跃而起，推开打扇和按摩的小伙计，找出一个笔记本，在本子里翻找着什么。也许是找到了熟悉的地方，兴起的的地方，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嚎上一嘴。虽然我紧张得有些气短，声音有时也飘忽，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相对于我的跑调，他的声音更是完全大撒把，一声嚎上去，又一声嚎下来，再一声嚎上去，一台没有方向盘的坦克，在人口稠密区横冲直闯，一再把我的旋律碾压得粉身碎骨。

“唱！再唱！还有第三段，妈妈的你唱呵——”

他砸得很开心，眉开眼笑地再点一首《亚洲雄风》。等我唱起了头，照例不由分说地上来添乱，每嚎出一拍就重重跺出一脚雄风，发出叭叭的响声。这还不够，他把几个塑料饭瓢翻过来当作架子鼓，筷头在上面敲出鼓点，一扬手，筷头敲错了地方，敲到周边的脑袋上，敲得那些人吐舌头，做鬼脸，也嘿嘿嘿地跟着他发癫，放出一些牛喊马叫。

《妹妹你坐船头》更使他心花怒放，一身皮肉浪荡。他把一条毛巾缠到头上，又用衬衣在衣襟里塞出两个大奶子，在床台上扭腰肢，撅屁股，抛媚眼，抹刘海，再加上一些洗澡搓背或者骑马扬鞭的动作。有个犯人把一只鞋子递给他，他就把鞋子当话筒，拿出大歌星的爱心，与台下听众一一亲切握手，包括把我的手也捏住摇了两下，赢得了满场的大笑和鼓掌——犯人们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拍他的马屁。

我没料到监仓里有这种疯狂，但庆幸他们已经忘记了我，入牢时免不了的毒打，看来让我躲过去了。

高高监视窗上传来一声怒吼，“闹什么闹？”

“报告政府，我们……在歌颂祖国和伟大的党。”不知是谁在讨好。

“吃多了是吧？伙食标准太高了吧？”

大家朝窗口看了一眼，突然收声，各自偷偷溜回自己的床位。我还有半支烟在喉管里，也只能吞回去，迅速关机。

谢天谢地。我关机了。一台多功能多碟位的肉质CD总算可以撒尿了。我喉干舌燥，头昏眼花，找到了我的旧棉毯，找到了我的一只鞋和另一只鞋，开始寻找厕所，再寻找今夜的容身之处。我没有料到的是，当我跨过一些头脚交错的人体，蹑手蹑脚来到水池边，哗啦一声，两个纸包砸在我的脚跟前。

回头一看，是小脑袋冲着我一笑。“大学生，强哥

赏你一个夜宵！”

哇——周围几个面黄肌瘦的汉子都有狗鼻子，唰的
一下坐起来，嫉妒的眼光在那些纸包上生根，口水的吞
咽声丝丝入耳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
东西……”我看看他们，来不及犹豫，更无心慷慨，两
眼一鼓，喉头一滚，两块方便面，还有两支火腿肠，顷
刻间就在我嘴里不知去向，连嚼都没有一个。我不相信
自己已经吃过了，更无法知道方便面与火腿肠有何区
别，只知道眼前的包装袋里确实已经空了。这就是说，
我刚才吃过了。

“纸！”一个汉子大喝，指着我的纸袋。

我不知什么意思，把纸袋给他。

他接过纸袋，伸出灵巧的长舌，把纸袋里的面屑和
油渍舔得干干净净。

到这时，事情算是完结了，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，其